

# “全球化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笔谈(下)

**摘要:**探讨了全球化时代文化趋势对人的生存及比较文学研究的冲击与启示。张跃军谈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景观;邓艳艳谈形象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周庭华谈接受理论与文学翻译标准的问题;钟友循则表现出对全球化时代人的“图像化生存”的一种忧虑。各篇文章角度不一,但各成一家之言。

**关键词:**网络时代;比较文学;形象学;接受理论;翻译;图像化生存

中图分类号: I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3)03-0383-07

## 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景观

张跃军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75)

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几乎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这其中当然包括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有人为此感到忧心忡忡,他们担心文学会因此失去其固有特点,担心随着网络蜂拥而至的外来文化元素会抹煞本国文学的民族性。这是杞人忧天之举。

首先,当今时代,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活动(包括创作与接受的各个环节)必然是世界范围的。我们认为,比较文学与国别文学是世界文学或整体文学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一体多面,水乳交融。莎士比亚是英国民族文化的杰出表现者,而与此同时,他的创作深深植根于欧洲文化传统中:《哈姆莱特》取材于丹麦,《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奥赛罗》描写意大利题材,他的喜剧常在意大利广阔的国土上展开,而他在历史剧等剧作中的表现手法则对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观多有突破。20世纪初期英美的意象派诗歌既吸收了古希腊诗歌雕塑般的坚硬和质感,又继承了英国玄学派诗歌的理性与智性的完美结合,同时也借鉴了中国古典诗词和日本俳句的简隽风格。需要指出的是,文学作品中的异质元素往往是潜在的,例如莫言的“东北高密乡故事”,看似地道的中国山东土产,岂不知作家在创作这些上得掉渣的故事时,脑子里想的却是美国文豪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托法

县。

其次,这种看法把文学机械地认同为民族文化,是认知模式的倒退。笛卡尔所奠定的西方近代哲学凸显主客二元分立,强调事物的绝对性和静态特征,因此割裂了事物之间的本质关联。20世纪以来,相对论、混沌学说和测不准原理等的相继提出,使人们逐步摒弃机械的、绝对化的理性认识模式,转向多元认知格局。后现代的诸种理论无不强调事物的开放性、过程性和流动性,并试图连通主客观,融入的主体意识于认识客体的物性之中。这些观念的引入,使得文学活动不再囿于某一固定疆域,也不再是某一作家的自我诉求,而是注定要跨越人为的疆界设定,活跃在浩瀚恢宏的时空之中。因此,尽管歌德早就提出“世界文学”的设想,但不可否认,这一设想的真正实现只有在人们思想观念和认识水平达到相当的高度以后,才有可能变成现实。

网络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观念,也改变了文学的创造、存在和阅读。首先,网络文学的即时性和无远弗届的空间性以及成本的相对低廉,使它很容易吸引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国度的读者踊跃阅读。而网络贯通古今的能力使它可以轻松地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国度的作家的作品并列在一起,使

文学的传播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第二,网络文学突破传统印刷文本的静态的单一文字表现,融文字、图像和音乐等超文本形式于一体,并能以动态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是对传统文本形式的革新,同时也反映了后现代派拼贴、叠加的形式策略。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早在1936年就曾指出,文学作品的形式应该作为作品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这一指导方针使我们在面对某些作家时获益匪浅。例如,美国诗人e. e. 卡明斯醉心于诗歌文本的创新,这是他诗学立场的体现,因为他蔑视传统,勇于独创,且个性张扬,独立特行,被称为美国文学史上的罗宾汉。卡明斯迥异流俗的作品给读者、研究者、翻译者和出版者都带来极大的技术上的难题,而有了高技术性能网络的帮助,我们能妥帖地处理他诗歌的表现形式,诸如此类的技术问题便迎刃而解。互联网不仅成为创作介质,且成为文本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文学作品突破传统印刷文本的一维性,而成为多维的立体的综合艺术。

第三,网络打破传统文学作品的创作、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作者和读者、编者和作者之间壁垒分明、等级森严的状况。作者不再理所当然地凌驾于读者之上,作者的写作过程完成之后,他的作品将作为未完成品而非成品不断地被人改写、增删、甚至扭曲变形,读者因此参与到写作中来,二者形成了事实上的合作关系。网上有一种创作形式,叫“发烧友小说”(fan fiction),作者只提供小说的开头,邀请读者根据自己的想象续写。如此,创作成为多方共同参与的一个过程。同样,传统意义上的编者的作用也被削减,互联网的网主只是技术管理员,不像传统印刷文本的主编那样拥有对稿件的生杀大权。互联网为文学创作与接受的全过程提供了一个民主化的平台。

第四,基于上述特征,网络文学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它迎合后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人们在浮躁心理作用下对平面化、无深度的快餐式文学作品的追求,从而拥有大批忠实的追求者,并由此造就出网络作家。由于网络的无国界性,网络文学的读者常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他们身份的多元性注定了他们阅读行为的比较文学性质。而读者和作者由于

身处网络时代而渗透于骨髓的多元文学和文化养分,也注定了当下文学活动的多元格局。

跨越时空的特性,使互联网成为比较文学理想的载体。但是,网络只能在物质上为比较文学提供展示的舞台,却不能解决物质和技术层面背后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也就是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这种无意识远远超过文学作品的辐射范围,属于文化和文明的范畴。当前,网络化正大幅度地促进文学的彼此贯通,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各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特性不会因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浩大声势而同化。网络的确有助于消除文学的地域阻碍,却无法消除各文化自身的传统。同时,网络为比较文学在创作和接受(包括阅读与研究)提供了便捷的物质载体,但它仍然无法消除支配文学活动的伦理价值和意识形态立场。网络文学贯通时空的特性,使它有助于颠覆文学中的中心与边缘,然而关键问题在于两点,即话语的所有权和评判的标准。赛义德所努力解构的,便是大权在握的西方根据自己的价值准则而凭空想象出的东方;西方借此彰显自己作为“中心”的强者地位。当今比较文学界最迫切的任务,便是在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利用互联网这个高度民主化(虽然尚不是且不可能是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化)的载体,使以往弱势的文学得以平等地进入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可以想象,这一过程必然是漫长而曲折的。亨廷顿基于不同文明既无法通约又各自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一前提,提出了文明的冲突的理论。这一前提同样也是我们探讨试图沟通不同文明的比较文学的基础。既然不同文明各有使其区别于他者、并成为其自身的本质属性,且不同属性之间的区别又是无法通约的,我们就只能尊重这种区别,求同存异,追求各个文明的和而不同,共同发展。各民族和谐共处,求同存异,这是人类美好的理想,也是比较文学所致力于促成并努力表现的。

(作者系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苦挣扎(!)的“最后的知识分子”来说,即使尚不就是劈面而来的灾难,至少也早就犹如不期而至的晴天霹雳,是让人痛苦并且惶惑的。就此而言,包括笔者自己在内,一切乐观似都有些言不由衷。

笔者不想预言思想、精神、文化、知识——作为人类之根本性标志的智慧的毁灭,不想预言作为人类之生命化特征的情感的退席。因为作为本能,我们既已“活着”,就渴望好好活,说得漂亮一点,既渴望生存,也渴望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同样要如此,必须如此,只能如此,并且已经如此因而欲罢不能。这一点也不神圣,甚至也未见得是出于理性和多情,实在再平常不过了。但是,“活着”,好好活,亦即生存与发展,都必须是真实的而非虚假的,直指其本质的而非只存其表象的。我们当然无须拒绝图像;就其乃是构成生活之丰富、生动、鲜活、绚丽形态与景观的重要“元件”之一的意义而言,它还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与文字“符码”之对于人类的意义和价值而言,其重要性之相形见绌,却也是自不待言的——不存在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问题,是我们对此做出认定的“立论”前提。然而,吊诡的是,业已大大地进步了并且事实上仍在不断地进步之中的伟大的人类,却于自己业已进入“现代”行将进入“后现代”的当口,在发明了“数字化生存”与“信息化生存”等等之后,立即又发明了例如像“图像化生存”这样的新玩意儿。不能说后者是与前二者完全没有关系、完全不同质的“第三样生存”,哪怕仅仅从它们是接踵而来、相伴而来,以及它们都是高科技的“产物”、物化世界的“宠儿”这一类简单的事实当中,我们就可以断定其彼此之间是脱不了干系的。差异当然也有。但是,就笔者的认识而言,宁可相信这中间的差

异将被其彼此之间的上述干系所掩盖,所淹没。这无论是缘于客观上的还是主观上的原因,至少由它们所共同创造出来的如下趋势,我们是无法否认也无法抵挡的,那就是:一方面,是人类的飞速增长、急剧膨胀的欲望,与高度发达、潜力无限的智能,催生和制造出了这一切;另一方面,恰恰又从其被催生、被制造出来伊始,这一切就同时对着人类自身之最崇高的欲望和最宝贵的智能,毫不犹豫、肆无忌惮地张开了它的血盆大口,进行着无可挽回的自蚀、自残、自噬、自毁的史无前例的浩大工程。你当然可以指出这的确是一个无可置疑的悖论,但你也无法不承认这悖论“事实上”是不可化解的: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时日中,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不但无能为力,我们也许从心底里本就不愿中止这一行旅?

一切均非无故。大而言之,其现实的“语境”当然是“全球化”;但其历史的“语境”呢,我们该怎么说?笔者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个也许与之并非没有关联的说辞,那就是中华民族惟其具有机敏、睿智、聪颖的天性和“异秉”(当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原非无由),因而从来就是擅长于“简化生命”的——要明晰、透彻地说清楚这一语词的全部内涵并不容易,但在不能言传之际,我们其实还是能够意会的。但是,其现实的“语境”既然是“全球化”,我们能说这仅仅只是由中国的国情所规定,并且仅仅只是涉及中国一国之“内务”,而与全人类之共同的人性和共同的存在无关吗?

行为儿童化,精神侏儒化,人格退化,人性异化,在拒绝想象与思考、激情与理性中,“图像化生存”雄赳赳气昂昂地轰轰烈烈着,这就是笔者的杞忧。

(作者系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 Comparative cultural and literary studies in global context ( II)

**Abstract:** This group of essays mainly discusses impacts upon and messages to the human existence an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by the cultural trends in the time of globalization. Zhang Yuejun's article investigates aspect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time of internet. Deng Yanyan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magologi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Zhou Tinghua examines the norms of translation in terms of the reception theory. Finally, Zhong Youxun expresses his anxieties and worries about Man's "iconic existence" in the time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the time of interne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magologie; reception theory; translation; iconic existence